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少儿版 19

原著 柯南·道尔

改写 王梦梅

皮肤 变白的 军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皮肤变白的军人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少儿版 19

[英国] 柯南·道尔 著

王梦梅 改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少儿版 19

皮肤变白的军人

福尔摩斯

他并不以名侦探自居,因为有时他也会遭遇意外的失败,但是凭着他那敏锐的侦探触角,最终总能将谜底揭晓。本书《皮肤变白的军人》是由他本人执笔的,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呢。



华生

福尔摩斯的好友。他虽然是位医生,但大多数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都出自他手。他生性好强,在看过福尔摩斯所写的《皮肤变白的军人》后,认为福尔摩斯至少在文学创作方面不比自己高明,从而在这方面建立了一些自信。

人物介绍

詹姆斯·多德

英国军人。从南非战场解甲归来后,前往战友戈弗雷家拜访,在深夜里看到幽灵般的戈弗雷,感到非常诧异,跑去恳请福尔摩斯协助调查。



戈弗雷·埃姆斯沃斯

英国军人,多德先生的好友。在参加南非战争时受伤,留在军队医院里。后因医院被土著袭击,不得不在深夜只身骑马逃走。就在那天夜里,他遭遇了一件可怕的事。

玛丽·麦伯利

福尔摩斯已过世的大学时代学长的妻子。由于身边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写信给福尔摩斯求助。就在福尔摩斯拜访她的那一天的晚上,她家又遭遇了抢劫,但并没有损失什么贵重的东西。





伊莎多拉·克莱

活跃在伦敦社交界的交际花。开了一家夜总会,手段相当灵活,经常高朋满座,但终究躲不过福尔摩斯的慧眼。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

被称为伦敦社交界的第一美人儿。因为喜爱旅行,曾住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旅舍里,却突然失踪了。首次独立担纲的华生发现,除了自己,还有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在一路追踪卡法克斯小姐。

菲利普·格林

一路追踪卡法克斯小姐的古怪男人。曾在德国巴登与华生遭遇,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不打不相识,后一同返回伦敦。



人物介绍

❖ 施莱辛格博士

来自南美洲的骗子，拿手本领是利用宗教感情诱骗单身妇女。他的妻子也是他邪恶行为的助手。他们在德国巴登的旅舍里遇到了卡法克斯小姐。



❖ 布莱肯斯特太太

富有家庭的女主人。住在英国肯特郡的格兰其庄园。丈夫喜欢喝酒，醉了之后行为残暴，所以夫妻感情不好。有一天半夜，格兰其庄园里来了三个强盗，男主人被杀死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少儿版 19

皮肤变白的军人

第一案 皮肤变白的军人

患难之交	3
幽灵出现	11
皮手套的气味	24
麻风病院	31

第二案 三角墙山庄

奇怪的买主	43
内奸	51
深夜窃案	59
被焚毁的原稿	66

目录

第三案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小姐的失踪

追踪	77
真相	86
撒网	99
收网	105

第四案 格兰其庄园

深夜命案	119
疑点重重	129
转战伦敦	141
克洛克船长	146

柯南·道尔简介

第一案
皮肤变白的军人



患难之交



这篇《皮肤变白的军人》是由我——福尔摩斯本人——记录下来的，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奇怪的案子。

过去我一直被称为“名侦探”，那都是被华生的生花妙笔给捧出来的。华生虽然是医生，却对侦探工作有浓厚的兴趣，每逢我侦查案件，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算是我得力的助手。

巧的是，当我答应承办这件案子时，正逢华生和梅丽小姐新婚，同时开设了华生医院，医务繁忙，不能前来，我只好单独行动。

在我的记录簿里，这件事发生于公元一九〇三年一月，在“布尔战争”结束之后。

有一天，一个体型壮硕的年轻人来到我的寓所。他看上去约二十四五岁，身高一米八左右，虽然没戴军帽，而且穿着一身灰色的便服，但从他站立的姿态来看，我断定他曾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似乎有些害羞，站在我面前好一



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我开口问道：“请问贵姓？”

“我叫詹姆斯·多德。”声音很宏亮，节奏也是军人说话时所特有的。

“你请坐！用不着太拘束。”我示意他坐在一张大椅子上。

“好的。”他坐了下来，腰背挺得笔直。

“请问有什么事？”

他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道：“我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地前来请教福尔摩斯先生您。”

“是什么事？”我很好奇。

“我……并不相信有幽灵这种东西。”

“这话怎么讲？”

“是这样的，我曾亲眼看见一个战友的幽灵。”讲这句话时，他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哦？什么时候？在哪里？”

“两天前的夜晚，我在战友戈弗雷·埃姆斯沃斯家里看到了他的幽灵……”

“你的战友？那么你一定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了？”

“是的。我曾参加南非的战事，前不久才回到英国。”

“那么，你古铜色的皮肤是在非洲的烈日下晒出来的了？”

“即使是白种人，到了那里，经过一段时间，肤色都会变

得和当地人差不多。我回英国后,已经白多了。”

“非洲的事我们暂且不谈。你说你曾看到战友的幽灵,那么你那位战友已经死了吗?”

“不,据他的家人说,他去环游世界了。”

“哦?这件事倒是有些意思。”

“我……戈弗雷是……”年轻的多德先生似乎有点不知从何说起。

“这样吧,你先扼要地把当初是怎样认识戈弗雷·埃姆斯沃斯的,以及后来又是在何种情况下看见他的幽灵的这两点说给我听吧!”

“好的。”多德连连点头。他仰头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在整理记忆,然后他开始陈述:

“一九〇一年一月,我加入了伦敦义勇军,和戈弗雷·埃姆斯沃斯隶属同一中队的同一班。我们彼此欣赏,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们所属的那个团奉命开往遥远的非洲腹地,征讨当地的军队。我们抱着为国家荣誉而战的决心奔赴战场。

“那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在一年的战斗生活中,我和他共患难同生死,偶尔也一起憧憬平安回到家乡的情形。谁知天不从人愿,有一次在钻石山附近作战时,戈弗雷像往常一样勇敢地前进杀敌。我当时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亲眼看见他的身形停顿了一下,突然整个人倒了下去。他被大口径猎枪击中了右肩。



“激战中谁也无法停下来照看他。钻石山被英国军队占领后,为了彻底消灭当地部队,我们继续向山中挺进。我和戈弗雷就是从那时分开的。

“分开之后我非常挂念他的安危。不久,我接到他从开普敦医院寄来的信,信上说:

我受了重伤,所幸现在已脱离危险,但一时还无法痊愈。你接到这封信时,说不定我已回国。至于其他详情,以后再告诉你,请勿挂念。

“信很简短,看得出确实是他的笔迹。

“感谢上帝,戈弗雷捡回了一条命,我真为他庆幸。此后我就再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了;因为战事尚未结束,我们的队伍时常转移,因此也没有办法打听。又过了八个月,当地军队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我所属的那个军团也回到了英国。

“回到伦敦后,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戈弗雷家,但没收到只言片语的回答。

“在南非时,他曾经和我谈起他的家庭。他说他父亲继承了一大笔祖产,加上善于经营,所以累积了不少财富,只可惜他们父子感情并不融洽,他说‘那老家伙’非常蛮横、不讲理。我想他父亲一定曾在他心中烙下不愉快的印记。我劝他,父亲总是父亲,不应该对他太不礼貌。他和母亲的关

系倒是很好。他说他妈妈非常和善,大家都喜欢她,她对这个独子更是疼爱。戈弗雷说这些话时,看起来就像个孩子,我相信他对他母亲非常依恋。

“我担心出于某种意外,他们没有收到我的信。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情况,于是我又写了一封。

“这一次很快就收到了回音,他父亲说他去环游世界了,两年之内不会回家。

“知道戈弗雷平安活着,我心里颇感欣慰。但是,以我俩的交情来说,他环游世界应该不至于连一封信都不写给我,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为了查明真相,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

我和戈弗雷是在非洲并肩作战的好朋友,最近才回到伦敦。因为非常想念他,我很想前往府上拜会……

“我相信从他母亲那里可以知道戈弗雷的真实近况。

“过了没几天,回信就来了: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高兴极了!非常欢迎你
来舍下……

“那是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于是我立刻整理行装,准



备前往戈弗雷家。

“戈弗雷一家住在贝德福郡的图克斯伯里庄园，距离火车站约五英里。也许是天气寒冷的缘故，车站附近行人稀少，连一辆马车也见不到。幸好我当过军人，已习惯徒步远行，我打消了等车的念头，背起行囊，步行前往。

“到戈弗雷家时已近傍晚。那是一座巨大而古老的宅邸，屋后有一大片树林。我向看门人通报过姓名后，没多久就走出来一位个子娇小的中年妇人，我猜她就是戈弗雷的母亲，因为他曾向我描述过他母亲的样子。她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

“接着，由一个老仆人带领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戈弗雷父亲的书房。

“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微驼的老人坐在书桌前，他满脸杂乱的胡子，一对凶狠的灰色眼睛从浓密的眉毛下冷冷地看着我。我比较能明白戈弗雷和我在一起时为什么很少提起他的父亲了。

“‘你认识我儿子戈弗雷吗？我想听一听你来的真正目的。’他的语气很不友善，让初次拜访的我感到很不自在。

“‘这点在我寄给尊夫人的信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答道。

“‘你真的是在军中认识戈弗雷的吗？’语气又冷又硬，就像冰雹打在人身上。

